



第一次远行

□白义孟

经过两个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定要走出去。

刚调回大竹老家的学校工作半年，觉得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年轻的心再也无法安分。那时，南下打工潮风头正劲，于是，压根不相信“远走不如近爬”的我，背着父亲，与学校签订了勤工俭学合同。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”眼见生米煮成熟饭，母亲走得早，既当爹又当娘的父亲没再说“翅膀长硬了，没把当爸的放在眼里”那句话，只是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烟：“你呀，不到黄河，心不甘啦！”我舒了口气——父亲终于默许，让我去广东闯一闯。

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啊，就好那么一丁点儿。”老大哥用拇指掐着小指，笑眯眯地晃着手，“你知道好哪点儿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我强装笑颜，摇摇头。

“吃饭不洗碗，就好这点点儿。”老大哥“嘿嘿”地笑着。

那一年——1993年。

正月初一。

早饭后收拾行囊，父亲塞给我一个小红布袋，硬邦邦地像块晒透的土疙瘩。扯开绳，里头的票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数到最后，六十元，不多不少，捏在手里沉得像块石头。父亲默默地抽着烟，时不时送来忠告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”“多个朋友多条路。”“吃得亏，打得堆。”

转身，突然看见他眼眶通红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：我是不孝的。

午饭后，阴沉的天空明亮起来。临别，泪眼涟涟的父亲，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突然，他紧追几步，声音沙哑：“出门在外，眼睛是师傅，嘴巴是师傅，多看多问，嘴巴要甜点！”——显然，他在搜肠刮肚，试图要把叮嘱塞满我的衣兜。

我转身“嗯”了一声，加快了脚步。直到父亲的身影缩成山岗里的一个小黑点，我才敢回头。

二十多里山路，那天走得格外沉——现实与梦想，像电影镜头在脑海里交织切换。

因为达州到广东的火车票一票难求，我和几位同行好友相约在万县码头会合。正月初四坐船走水路，到岳阳后再乘火车到广州。

几经辗转，到达岳阳，候车室已被密密麻麻的背井离乡人塞得满满当当。

我们买好票，紧跑快跑上车找到位置。放眼望去，车窗外，奔跑着、呼喊着的茫茫人流，似万千煤球在滚动，张着嘴、绷着脸的人们，拼了命似的向车上奔涌。

片刻工夫，车厢变成了沙丁鱼罐头一般，喘息声、咳嗽声，此起彼伏；座位上，过道上，就连厕所里，也满是汗水涔涔的身影，一双双慌乱的眼睛，飘忽不定……

二十分钟后，“哧——喳——”火车发出两声沉重的喘息。随后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两声长鸣，房屋渐次缓缓向后移动……

“多少脸孔，茫然随波逐流，他们在追寻什么？为了生活，人们四处奔波……”广播里传来童安格《把根留住》的旋律。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老大哥的话：“咱们庄稼人，只要守着土地就饿不死。”现在，我却坐着火车，离故乡的那片土地越来越远。

吵闹消停。人们或坐或立，或蹲或卧，目光呆滞，陷入沉思。灯光渐渐暗下去，我蜷缩在角落，腿又酸又麻，可不敢动——怕惊动了这满车厢的疲惫。

“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——”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，推着餐车在巷道上艰难前行。

“啤酒饮料矿泉水——瓜子花生方便面——”声音渐渐远去。

迷迷糊糊中，一阵压抑的哭声从过道传来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子，低头捂嘴，涕泪横流。经过询问，原来，女子是因家境贫寒、中途辍学的高中生。在买票拥挤的人流中，她丢失了钱包，再也忍受不了饥肠辘辘，终于哭了出来。

“没有钱寸步难行啊！”大家议论纷纷。

5元，10元，20元……一只只手伸过来了。

“给，这里还有我老妈蒸的馒头。”“我这里有饼干、水。”周围的人们纷纷解囊相助。

女子满含热泪，低头一一致谢：“请把你们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，我以后要好好报答你们！”沉寂的车厢里，没有谁再说一句话。在女子的再三请求下，身旁一位戴棕色眼镜、身穿黑色棉袄的大哥发话了：“出门在外，谁能保证不会遇到难处？你只要记住咱们同乘过一辆车，同是打工人就好！”好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女子使劲地点着头，眼神里满含感激。

时针指向凌晨两点。

火车轻轻晃动，伴随着铁轨“咕隆隆”的声响。疲惫不堪的打工人，像回到了童年的摇篮。摇篮曲催着他们睡去——鼾声起，呓语落，此起彼伏。

“还冷吗？”一位大嫂慢慢地揉搓着捂在怀里的那只大脚。

“没事了。不揉了”，大哥缩回脚，“我都睡着了好一会了，快靠着，睡吧！”大哥把肩靠向大嫂的头。

窗外，夜色朦胧。恍惚间，我似乎靠在老家的火炉旁——柴火噼啪，烤着年味儿。迷茫里又裹着憧憬在翻涌；脑子里又突然冒出：“人不出门身不贵，火不烧山地不肥。”车厢里灯光明明灭灭，物影晃晃悠悠。而广东，正向这滚滚人流，敞开了心扉。

夜幕沉沉，广州火车站依然人潮汹涌。亏得带领我们的潘哥熟门熟路，带着我们左冲右突，总算赶上了去东莞市太平镇的末班车。

车窗外，大都市的流光溢彩飞快掠过；那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，还来不及看清模样，就飞速地与我们擦肩而过。

车子摇摇晃晃，脑子迷迷糊糊。到达金州隆昌花厂时，已是正月初八凌晨两点。工厂门口，一盏孤灯亮着，风里飘来淡淡的花香，混着机器的油味。我站在那里，脚底发僵——这就是我要用青春赌明天的地方？我攥在手里的梦，能照亮脚下的路吗？

“四川来的哟，老乡哒！”一位老保安从值班室里探出头来。恍然间，父亲的面孔浮现在眼前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禁不住朝着北方故乡的方向弯下了腰……

遗失的美好

□杨波

这段时间，天气晴好，气温适度，我决定不开车上班，而是先坐一程公交，再步行二十几分钟到单位。虽然通勤时间变长了，但节能省钱，还能活动活动筋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昨天收到一笔稿费汇款单，打算今天去邮局取，于是出发前把身份证顺手放进新买的防晒衣口袋。我没太留意——这件防晒衣的口袋纯属装饰，侧面留有缝隙，哪怕放进轻薄的小物件，稍不注意也会漏掉。

下了公交车，沿着凤凰大道健步走。清晨的微风令人心旷神怡，丝毫没有察觉口袋里的东西已悄悄“开溜”。

到单位后，立马随队去为园区职工送演出，压根没顾上检查随身物品。中途忽然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：“有人捡到你的身份证，发在国际新城的业主群里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！”

当时一愣，伸手摸口袋——身份证果然没了。这才反应过来，才发现口袋那道“陷阱”。正庆幸着，再一检查，心里又凉了半截：家里和办公室的那串钥匙，也不见了！

中午赶回单位食堂吃饭，遇上那位同事，一边感谢他帮我找到身份证，一边说起丢失钥匙的事，麻烦他再帮我问问，我也打算下班后沿着凤凰大道重走一遍，试试运气。说这话时，我根本没抱希望。

没想到，同事把这事放在了心上。午间他回家休息，特意去小区门卫室帮我打听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保安一听就笑了：“正巧！刚才有个小朋友，捡到一串钥匙，屁颠屁颠地送到这儿，托我们等失主呢。”一核对，正是我丢失的那串。

那一刻，站在午后有些灼热的阳光里，心里像吹过一阵清凉的风。

前后不过五个小时！从莫名丢失的心慌意乱，到转眼两样东西突如其来地失而复得，那种感受太真切了：先是无端遗失的懊恼、忐忑与无奈，像心里空了一小块；紧接着峰回路转，接连传来找回的消息，瞬间化作满心惊喜、宽慰与暖意，一颗悬着的心稳稳落回原处。

慢慢捋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心里越来越暖——

捡到我身份证的，是街边一家餐馆的店主。他捡到之后没有随手一放，而是特意拍照发到业主群，热心找寻失主。捡到钥匙的，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男孩，小小年纪却懂得为别人着想。还有我的同事，主动帮忙奔走打听；小区保安，尽心保管物品，耐心等候失物主人。

这些好心人里，店主、小男孩和保安，我都素不相识；同事则是朝夕相见的身边人。正是他们，凭着一份本心、一份善良、一份自觉，默默成全了这场“失而复得”的好戏。

生活里总有不经意的遗失。这一次，我却意外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。一张身份证，一串小钥匙，找回的远不止它们的实用价值。它们像两块小小的拼图，让我清晰地看见：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们并非孤岛。凤凰大道的餐馆老板、放学路上的孩童、国际新城的保安、身边热心的同事——这些普通人擦肩而过时，都在默默传递着善意和安全感。

原来，有一种美好的遗失，是你弄丢了一样东西，却找回了对人世间更深的信任。

那件口袋有缝隙的防晒衣，我还会继续穿。它提醒我，生活的“漏洞”里，有时恰恰藏着最动人的光亮。